

新华社贵阳10月15日电(记者胡星、汪军)文伟红儿时的梦想是当解放军。他把梦想融入了一场特殊的“战役”——脱贫攻坚战。

连续7个年头，文伟红驻点帮扶了5个贫困村。脱贫一个，即奔赴下一个，他像战士一样，冲锋在最前线。

锯齿山下的大坪村，眼下正是百花蜜采制的丰收时节，但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没能见到蜂农的喜悦，也永远无法品到蜂糖的甘甜。两个多月前，他在查看扶贫产业时不幸触电，生命定格在45岁。

“我不相信他离开我了，我现在只认为他还在大坪村没回来。”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贵州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3年，沿河经开区管委会干部文伟红开始了他的驻村生涯，乌江岸边、武陵山深处，5个贫困村留下了他冲锋的身影。

翻开文伟红的驻村日记，“战士”的烙印不时可见，他写道：“当好落实政策的战斗员”“发挥脱贫攻坚突击兵作用”；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土家族汉子文伟红把自己当成是攻城拔寨的“战士”。每到一贫困村，他都瞄准最难啃的硬骨头、最难解决的矛盾问题。

2016年3月，贫困村麝香村规划发展蜜橘产业。刚一起步，土地流转就成了“拦路虎”，村里矛盾纠纷不断。文伟红任驻村第一书记后，通过入户调查、开群众会等方式，把村民想法统一起来，立马启动土地流转。

背着包，装着笔记本，穿着水胶鞋，家家户户跑，文伟红的工作情景，让许多村民记忆犹新。一位60多岁的村民因为土地纠纷多次上访，文伟红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有时一聊就是大半天，还到多个部门查阅资料，把村民反映的问题处理妥当。

中寨镇大坪村是沿河县最偏远的深度贫困村之一，周围群山连绵起伏，高处放眼好似锯齿一般，当地人称为“锯齿山”。大坪村距离县城不到110公里，但驾车需3个小时。2014年，全村372户155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80户

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视频报道，
听听武陵山深处的老百姓如何怀念文伟红。



永不归来的「战士」

贵州沿河县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
追记倒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887人，贫困发生率高达57.15%。2018年底，贫困发生率仍高达22.29%。

这是文伟红帮扶的第5个村。2018年3月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文伟红下大力气发展扶贫产业。

烤烟种植在当地历史悠久，但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愿意种烤烟的村民越来越少。2019年初文伟红从遵义市余庆县引入一种植大户，打算发展40亩烤烟。没想到的是，村里将土地流转办妥后，对方却认为生产成本过高，最终放弃合作。

这副担子怎么挑起来？文伟红想起了妻子黎正芬。她在县城的一家企业上班，早年在老家种植过烤烟。

“我在公司上班一个月4000多元，他说现在种烤烟保证赚钱，连哄带骗把我叫到山上来。”黎正芬说，人工费、肥料费、煤炭费，大半年来家里垫出去的钱达到了11万元。

9月烟叶卖完，收益10.1万元，不仅没有赚钱，还亏了钱。村支书高腾科道出了其中的真情：“文伟红私下给我说，



左图：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村民张信龙谈起文伟红时伤心落泪(10月1日摄)。
右图：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文伟红(右三)与村民交流(2018年5月25日摄)。

搞这40亩烤烟，眼下赚不赚钱无所谓，村民有务工收入就好。”

“我觉得他对事业太忠诚了，对党太忠诚了。”黎正芬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我不相信他离开我了，我现在只认为他还在大坪村没回来。他说过他把工作做完了，两年过后就会回来的。”

“他就是基层干部的榜样，不仅走到群众身边，关键是走进百姓心间。”

记者在沿河县采访时，从干部和群众口中，听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伟红。干部说文伟红“内向、话不多”，“他到乡里来，通常都是工作几句话说完就走，不多停一分钟。”中寨镇党委书记谭鹏飞说。群众则说他“性格开朗，喜欢聊天，一摆龙门阵就是大半天。”走到群众身边，文伟红才像鱼得到水。

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易地扶贫搬迁是大坪村的另一条出路。精准识别搬迁户，动员村民搬迁是文伟红要处理的大难题，全村1500多人，常年留在村子里的不足200人，100多村民举家外出在遵义市湄潭县和湖北省当阳市务工，有的甚至在当地安了家。面都见不到，易地扶贫搬迁难以开展。

高腾科说，为了摸清情况、宣传政策，文伟红带队前往湄潭和当阳。在湄潭，文伟红找了一间会议室给村民宣讲政策，他要付租金，对方说这种精神太难

得，一分钱没收；去当阳，早上八九点从村里出发，晚上十点到，跑了730多公里的路，文伟红用三天两晚，核对清楚有12户符合易地搬迁条件。

“不远千里跑，担心电话无法核实准确，现在全村搬迁961人，多数都是他上门动员。”谭鹏飞说。“刚开始我不愿意搬，但是文书记专门从老家过来讲政策，让全家人都很感动，最后签字搬迁。”在当阳务工的村民徐金霞说。

七八月正值烟叶烘烤时节，文伟红常常穿着水胶鞋在烤烟地里跑，将烟叶送入烤房时，汗水湿透了蓝色上衣，腿上到处是泥渍。

戴着草帽，早出晚归，村头村尾，都有他的身影。“文书记你自找的，自己造孽哟！”70岁的土家族老人田春梅心疼他。文伟红听了笑着说：“我年轻，吃得苦。”

就在牺牲前几天，文伟红和大坪村村主任覃彪商量，尽快找人对蜜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200桶蜜蜂是村里的扶贫产业，只要通过帮扶单位验收，30万元的帮扶资金就可以立马到位。

他的心都用在群众身上。“见人就是一脸笑，开口就是伯伯、伯娘，哪里像书记嘛？”村民高腾仁说，赶集上下只要他的私家车里有位置，村民都可以搭他的便车。牺牲当天，他还用车载了多名村民下地干活。

“他就是基层干部的榜样，不仅走到群众身边，关键是走进百姓心间。”谭鹏飞这样评价“战友”。



新华社记者胡星摄
新华社发

“爸妈，我向你们保证，等这场战斗结束……”

“我的乖，哪个舍得哟！”田春梅从邻居口中得知文伟红去世的消息，感到“突然一下子，全身肉都散了”。在沿河一带的土家人方言中，尊老爱幼、实干有为的年轻人，才配得上长辈称呼一声“乖”。

7月22日去世当天，文伟红把81岁村民张信龙申办高龄补贴的材料搜集完毕，准备抽时间到镇上办理。张信龙听说打印照片要收费，于是递了20元钱给文伟红，但文伟红没有收。

面庞黝黑、头发花白的张信龙向记者讲述当天的情形，泪眼模糊。“突然就走了，可惜呀，他对每个人都好。”老人低声的话语里，满是难过。

村民得知文伟红去世，连忙放下手头的事情，跑到村委会办公室来看他。三层办公室的楼道、对面山坡、广场、马路，挤满了心急如焚的村民。那个夜晚，尽管大雨，但他们守着，直到天亮。

前些年，大坪村贫困户崔素英儿子去世后就一个人生活。从2018年3月31日文伟红主动请缨来当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崔素英就多了一个“儿子”。每次经过她家，文伟红都要进门看看。

“乖走了，我一晚上没睡，接连几天吃不下饭。”拄着拐杖的崔素英一边说着，一边擦着眼角。

78岁的高腾仁和76岁的崔素英，

先后两次到县城去看他，去送他最后一程，10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老人每次坐车要3个多小时。甚至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都赶了回来。

“他根本上是一个农民，不带官气。”每每说起，高腾仁仍旧情绪激动。他说，文伟红对老年人最关心。今年初，他看病回家，文伟红给了100元钱，让他买点吃的补身子。

想起这些，高腾仁忍不住要落泪。他转头望向窗外，自言自语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能复生，我们广大群众每人一把，都可以把他拉起来，你相信不相信？”

2016年麝香村脱贫摘帽；2017年淇滩镇和平村摘帽；2018年淇滩镇彭华村摘帽；2019年淇滩镇茶坛村摘帽；2020年大坪村即将摘帽。

这5个贫困村，都以告别贫困的姿态，向“战士”文伟红致敬。

他连续两次推掉了组织对他的评优表彰，他认为“只要无愧于这份工作，无愧于这份责任就行了。”“我已经40岁出头了，荣誉多给年轻人，多激励他们奋发有为。”

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爸妈，我向你们保证，等这场战斗结束，我会经常在你们身边，陪伴二老，尽一份儿子应尽的孝道，并向你们讲述我的战斗故事！——不孝儿：文伟红”。

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云南“三江并流”地区决战精准脱贫的“生态画卷”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王敬中、王长山、魏玉坤、姚兵、杨静)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域，高山峡谷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奔腾不息，风景如画。

但这里也属于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精准脱贫的决战打响后，一系列攻坚举措瞄准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当地各族人民正逐步摘掉穷帽子，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生态为本
转岗护林迎新生

“生态”转身是普达措国家公园居民都杰七林的“脱贫经”。

58岁的藏族男子都杰七林家住迪庆州普达措国家公园。他种青稞，放牦牛，家里的藏房、田园和周围的雪山、草场、森林、湖泊一道成为国家公园景色的一部分。

“以前，靠砍树、放牧收入很少。”谈及过去，都杰七林不堪回首：一家7口人种地、养牛，年收入最多时也不过5000元。粗放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森林里的野生动物不断减少，至上世纪90年代末，麝子、獐子等动物几乎销声匿迹。

几年前，普达措国家公园建立后，实行社区反哺政策，这让都杰七林有了三个身份：香格里拉市进塘镇洛茸村村民、护林员、“国民”。“一年仅领到的生态、草场、旅游等各类反哺超过5万元，要是没有保护好生态，这钱就没有了。”都杰七林说。

迪庆和怒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由于地处“三江并流”区域，这里水电、矿产资源丰富，保护和开发间的矛盾凸显。

贫困面广、程度深，环保压力大，脱贫形势严峻，怎么办？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和雪涛说，我们按照“生态立州”战

略，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践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走上了一条生态环保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脱贫实践——

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民龙德城是村里森林资源管护小队长，既要管理村里的护林员，还要带队巡山。

“每月巡山不少于两次，有时一次要走五六天。”龙德城说，村里80个护林员巡护面积80多万亩，每月每人有800元的补助，每个村小组护林员组长有1400元补助。

“精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护，实现了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任治忠说，巡山护林助增收，又方便照顾家中老小，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

“生态护林员+”模式，有效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截至目前，迪庆已聘用生态护林员近1.7万人，实现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覆盖。怒江通过聘用生态护林员，带动了5.14万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不断做大“生态蛋糕”。

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自觉——

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62岁的护林员兼护猴员余小德上午九点左右就背着10余斤松萝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送早餐”。

“如果继续砍下去，树迟早要被砍光。”年轻时砍过树、打过猎的余小德说，后来巡山护猴。10多年来，他跟生活在自己村子附近的70只左右滇金丝猴成了好朋友。“猴子一听到我的声音、哨声，就会叫着从林子里出来。”

余小德说：“猴子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证明生态越来越好了。”

来自美国的自然资源管理专家毕蔚林说，30多年前自己刚来中国时，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的村民靠砍树、打猎为生，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突出，如今中国已探索了一系列社区共管的经验，老

百姓在保护环境生活中生活得越来越好。

易地搬迁
精准施策挪穷窝

“只要能过得下去，谁愿搬离故土呢？”50岁藏族汉子阿堆如今生活在迪庆州府所在地平坦上，开了超市，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想起近300公里外峡谷里的“老家”，他仍唏嘘不已。

山高谷深、植被稀少、气候恶劣……阿堆原来住在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规吾村，说到老家的“村愁”，他掰着指数不过来。

羊拉，藏语意为“牦牛的角尖”，全乡平均海拔4270米，位于滇川藏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人在路上走，鹰在脚下飞”是这里的写照，其中规吾村条件极为艰苦，产业培育难度大。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说起过去，阿堆打开话匣：种地、养牛羊、捡野生菌，可以填饱肚子，但收入少，交通、医疗、教育也十分不便。雨季，常发生滑坡和塌方，通往外界的公路中断，一些重病患者因耽误治疗在半路上就去世了。

离开故土，怎么生活？绝境谋生，何其艰难！这道生存选题曾困扰着一代代规吾人。

改变发生在去年11月。在各级政府努力下，规吾村185户1000余人搬到位于香格里拉市州直公租房小区。阿堆一家就此告别“老家”，住进了楼房。羊拉乡党委书记立青农布说，搬迁后，村民将继续享受原居住地草改、林改等惠农政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不变。

搬出来，惠民政策不减；有营生，稳得住、能致富。

98%以上的土地为高山峡谷；基础设施滞后，30%的自然村未通公路；群众大多居住在山高坡陡、峡谷缝隙、地质灾害隐患点、生态敏感区……在紧邻迪庆的怒江大峡谷，生活在这里的群众更深刻体会到了“搬出来的幸福”。

全村167户中125户是贫困户；

2008年前要靠溜索过江，一些村民打工赚了钱，买了拖拉机和小汽车，只能停在江东，无法过江开到家门口……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党总支书记和建才对过去的穷日子记忆犹新。

去年底，托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竣工后，贫困户“拎包入住”。为了让搬迁群众有稳定收入，政府部门在组织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建了草果编、棒球缝制、竹编等扶贫车间，解决不能外出务工村民的收入问题。

“十三五”期间，怒江将有10万人搬入新房，村民变市民，开启新生活。

易地落新家，两头换新颜。

“一些百姓曾经生活在澜沧江沿岸的干热河谷地带，山上基本不长树，耕地为60度以上陡坡，生态脆弱。”迪庆州常务副州长徐鹏声说，易地搬迁还要解决脱贫问题，更要保护生态。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有关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已有超过64万群众搬离过去的土坯房、竹篾房，搬入安置房里，千年的安居梦想得以实现；告别生态脆弱区，各族人民正在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

产业增收
绿色发展绘幸福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藏族村落巴拉村有着千年历史，这里的大峡谷如同画廊。2008年前，这个没通公路的村子被锁在大山深处，村民生活贫穷落后。

“10多年前，巴拉村是靠绝壁上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与外界联通，步行到香格里拉城区要5天。”52岁的村民悟金七林说，乡亲们靠天吃饭，一年种的青稞、玉米、土豆等只够吃两三个月。

为改变贫穷面貌，当地藏族农民企业家斯那定珠倾其所有，10余年来坚持不懈，最终在绝壁悬崖上凿出了一条宽6.5米、长61公里的柏油公路。路通后，破败不堪、土木结构的藏式老屋被修葺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拍摄的滇金丝猴(9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誉东摄

一新，摇身变为景区。300多名周边村民在这里就业，户均收入达10万元左右。

在怒江，这方美丽的山水也绽放出了脱贫之花。为了突破大峡谷自然灾害频繁、可耕地面积少等地理局限，怒江州致力于念好“山字经”，唱活“林草戏”，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一些紧靠旅游的“生态行当”涌现。

见到泸水市鲁掌镇三河村村民董波四时，他正接待摄影师并引导他们到自家“鸟塘”拍摄，繁忙之余，他满脸笑容地介绍起自己的新身份——“塘主”。

三河村山高林密，野生鸟类种类丰富。去年底，当地科技局选派人员到三河村发展观鸟经济，评估环境容量后，设置15个观鸟点——“鸟塘”，董波四等10多名村民成为“塘主”，负责为鸟类提供流动的饮水水源和食物，并为摄影爱好者搬运器械、送饭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鸟塘”已为董波四带来了5000多元收入，超过他种地耕田的收益。

除了“塘主”赚钱，村里种的茶也受到游客追捧，茶农们也鼓起了腰包。“我们家70%的茶叶都被游客买了。”种茶30多年的村民和大林说，现在茶价很好，最贵的一斤茶卖到2000元。

吃上“生态饭”，念好“扶贫经”。目

前，迪庆、怒江初步形成了以大峡谷风光、多民族风情等为代表的旅游景观，构建起了核心景区带动周边群众、乡村旅游带动沿线群众增收的发展格局。

生态为本，深度贫困地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

3年来，迪庆脱贫销号6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57%；

4年来，怒江12万多人摆脱贫困；两州超4.5万牧民告别传统产业，端起了“生态碗”，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

但这里仍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迪庆、怒江还有15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其中部分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甚为突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可谓“最后的贫困堡垒”。

驰而不息，一幅决战精准脱贫的“生态画卷”正在云岭大地铺展——

重点攻坚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工作；从组织领导、帮扶力量、政策举措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保障，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和饮用水安全硬仗；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坚持发展生态旅游业和高原特色产业、精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护……

“决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明年全省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将全部实现整族脱贫。